

本报记者杨一苗

一次考古发现,让人们意外遇见了正值盛年的颜真卿。

他在长安出生长、师从名家;从政后,经历的一次次贬谪与擢升,都始于长安;逾古稀征战叛乱,长安终成他不断回望却无法安抵的故乡。

书法家、政治家、文学家,颜真卿的一生,与长安无法分开。

1300多年后,长安又见颜真卿。

**真迹现世:**唐代家族墓葬中的意外发现

唐皇城,雄踞于长安城北的龙首原上。沿着今天被称为朱雀大街的道路向南,长安百余坊,如整齐排列于棋盘上的棋子,拱卫着唐皇城。709年,颜真卿出生于长安。即使在这里,仍留存于世的颜真卿真迹也屈指可数,而这次考古发现的颜真卿书丹《罗婉顺墓志》,就成为意外之喜。

从今年6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阳城考古队对秦汉新城龚东村政府储备用地内的汉唐时期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在发掘过程中清理了大量隋唐时期墓葬,其中可确证为元氏家族墓葬共3座,出土墓志四合。

“有遗憾也有惊喜。”这次考古发掘的执行领队张杨力铮说,“遗憾的是这些墓葬均遭早期严重盗扰,但却发现了目前国内唯一经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早年书迹真品。”

这合墓志出土于元大谦、罗婉顺夫妇合葬墓中,葬具及墓主骨骼无存,随葬品除墓志两合外,还有铜钱、陶灯、塔式罐、陶人俑、陶动物俑等。根据墓志内容初步研究,元大谦为北魏常山王第七代孙,而罗婉顺,本姓叱罗,鲜卑人,北魏孝文帝时改为罗姓。

在这次考古勘探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罗婉顺墓志,其书丹者为颜真卿。罗婉顺墓志志盖、志石尺寸均为51.4×51.4厘米,志盖周边线刻缠枝花草及四神。志盖篆书16字,志文楷书728字。在墓志右下角,清晰地刻有“长安县尉颜真卿书”。

而元大谦夫妇墓志的撰文者李稚身份也非同一般。汝阳郡王李稚,在志文内自称外侄孙、外甥。据《新唐书》载,李稚为“让皇帝”李宪之子,李宪妃为元氏,结合墓志内容可知元大谦的侄女即李宪之妃、李稚之母。

这方墓志书丹于天宝五年(746年),那时的颜真卿,书坛崭露头角,政坛仍籍籍无名。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远认为,这一颜真卿早年书迹,是他早期书法作品纤巧精雅风格的体现,与其晚年作品的浑厚遒劲有所不同。但也有学者认为,相较于颜真卿32岁所书的《王琳墓志》与41岁所书《郭虚己墓志》,这次的考古发现与两者风格颇有差异,是否为他人代笔仍需更多考证。

**雁塔题名:**“正是男儿立志时”

颜氏家族是以读书修身为荣的名门。如今珍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作为颜真卿晚年书法代表之一的《颜氏家庙碑》,便书有“孔门达者七十人,颜氏有八”。著有传世名作《颜氏家训》的南北朝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是颜真卿的五世祖。

虽然出身望族,颜真卿的青少年时代却坎坷不平。幼时失怙,他在母亲与家族亲人的教导下刻苦读书。“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先祖的家训一直激励着他勤学苦学。

唐朝对科举十分重视,以诗取士是唐代学子文人的仕途之始。开元二十二年(734年),颜真卿中进士甲科,那时他不过20多岁。雁塔题名、曲江流饮、

# 长安又见颜真卿



▲这是考古发掘出土的《罗婉顺墓志》。新华社发

杏园宴享,考取功名的学子会举行许多雅趣盎然的活动。而在那个时代,雁塔题名,几乎是所有入仕文人的梦想。白居易曾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40余岁中进士的孟郊,则将自己登科后的欣喜与畅快,化作“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千古名句。

进士雁塔题名这一雅举仅仅延续到唐末,长安失去首都地位后,陕甘地区文人仍效仿此举在雁塔题名,一直至明清时期。如今,唐人雁塔题名的碑刻或墨迹已经难寻,但在大慈恩寺院内和大雁塔上,还存留有明清两朝乡试举人效仿唐代进士的题名碑70余通。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这首广为传诵的《劝学》诗,为颜真卿晚年时期劝勉后辈所作,但也是他青年时代胸怀远大志向、勤学苦读的切身体会。

**灞柳赠别:**“泰山遥望陇山云”

进士及第,又经吏部铨选,颜真卿踏上了仕途。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这条路注定不是坦途。山东、浙江、江西、四川……在颜真卿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他多次因敢谏直言而被权臣排斥调离出京。在与朋友离别时的唱和酬答中,又可以看到颜真卿乐群的一面。

“胡笳忽兮将送君,泰山遥望陇山云。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天宝七年(748年),颜真卿奉命巡察河西、陇右,好友岑参作《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诗相赠。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天宝十二年(753年),颜真卿将赴山东任平原郡太守,岑参作《送颜平原》,灞桥,是东出潼关的必经之地,桥下筑有长堤,堤上一步一柳。可以想见,绿意盎然的柳荫之下,岑参依依不舍地折下柳枝,赠诗相送挚友。

颜真卿任平原郡太守期间,远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的高适也惦念着他。听闻颜真卿夙夜寝寐,高适作诗《奉寄颜真卿》,表达对颜真卿的思念之情。

恪守职责,高适赠诗《奉寄平原颜太守》,“自承到官后,高枕扬清风。豪富已低首,述退还力农。”

颜真卿与朋友的交往,不仅有诗词唱和切磋学问,也有柴米油盐与生活的无奈。在《与蔡明远帖》中,他诉说“閨门百口,几至糊口”的困窘,他写给李光弼将军的弟弟李光进的《乞米帖》《鹿脯帖》,其中说到“举家食粥,未至数月”“病妻服药,要少鹿肉”。很难想象,这时需要找朋友借米求药的颜真卿,已是大权在握的吏部尚书。

**书如其人:**处江湖之远亦壮怀激烈

身处那个时代,颜真卿幸也不幸。

大唐帝国在经历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睿宗李旦时期的朝政动荡之后,在约1300年前,唐玄宗李隆基开启了开元年间的盛世之治。这里既有“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的壮美恢宏,也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开放包容。而随后,大唐在安史之乱中兵连祸结、由盛而衰。这一切,都为颜真卿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龙尾道,是大明宫的一段登殿坡道,由丹凤门北望,坡道蜿蜒宛如龙尾盘旋而上,故称龙尾道。由龙尾道拾级而上,便是唐王朝皇权的象征之一——含元殿。如今,在位于西安市北郊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一段复原示意坡道通向经过保护修复的砖石高台——含元殿遗址。

含元殿坐落在10米多高的龙首原南坡之上,面积达3300多平方米。基台上的柱础和隔墙表明,含元殿东西面阔十三间,进深五间,是中国古代规制最高的殿堂建筑。站在含元殿凭栏南望,长安城与终南山尽收眼底。

从出任监察御史开始,这条长长的龙尾道,颜真卿走过了许多次。沿龙尾道而至含元殿,他在这里参加过元日、冬至大朝会;他于殿上要求弹劾跋

离别之际,齐白石作了一张《月下寻旧图》送徐悲鸿,这是齐白石少有的自画像。画中,一位身穿长袍的老人拄拐杖行去,留下一个背影。齐白石还附诗表明心意,不忘当初徐悲鸿三顾邀约的恩情:“草庐三顾不容辞,何问雕虫老画师。海上清风明月满,杖藤扶梦访徐熙。”

没想到,两人从此一别就是十几年。那段日子里,他们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就是书信。

徐悲鸿是真的把齐白石当好朋友,也是真的欣赏这位朋友。

就算他不做校长了,就算他满世界到处飘,心里还总想着这位老朋友,逢人就推荐,给他打广告,帮他出作品集,并亲自为这事跑前跑后。给齐白石写序、说好话;齐白石的画真的好啊,特别有性格,自成一家,画的动物都很精微。

他还找到中华书局的负责人舒新城,版式怎么排,摄影怎么调整,都亲自盯着,生怕编辑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一切都定了还不够,徐悲鸿不断给书局写信,敦促出版,比自己出书还紧张。

当时,徐悲鸿是中德展览会的委员,正好要负责欧洲艺术展览。徐悲鸿推荐了很多艺术界的好朋友参加中德展览,像张大千、吕凤子……齐白石也在他的名单上。徐悲鸿写信给齐白石,让他准备“大作一二十幅”参展,推荐齐白石的作品走向世界。

可以说,齐白石的成就跟他的艺术造诣固然分不开,也同样得益于这样一个好朋友在背后帮他不遗余力地造势铺路。

二人再会面,已经是17年后。

徐悲鸿回到北平,还是校长,齐白石还是出任教授。两个大师经常往来串门,每到过年,还会相约到徐悲鸿家里。

除了如过去那样聊画聊诗,他们还多出一项爱好——合作画画,这是过去17年不曾有过的机会。

通常,徐悲鸿负责画动物,齐白石负责静景。如果徐悲鸿画鸡,齐白石就补一块石头;徐悲鸿画蜻蜓,

扈威威的李延业;在这里,他还被肃宗贬官。

颜真卿一生多次被贬外放,但他处江湖之远亦壮怀激烈。天宝十二年(753年),因受宰相杨国忠排挤,颜真卿出任平原郡太守。在那里,颜真卿一边事必躬亲造福百姓,一边与高适、岑参等挚友以诗言志。但同时,他察知安禄山反状,遣使入朝密奏,并预为战备。

安史之乱,颜真卿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但他耿直刚正的性格终为宰相卢杞所不容,建中四年(783年),颜真卿被遣向叛将李希烈宣谕,被囚禁期间他始终凛然拒叛,终被缢杀。至贞元二年(786年),颜真卿灵柩归京师,终葬于京兆万年县凤翔原上。

**颜门烈烈:“父陷子死,巢倾卵覆”**

颜真卿是书法家,更是政治家。他与堂兄颜杲卿一家,于乱世中终成大唐脊梁。

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颜真卿《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北宋苏轼的《寒食帖》共称为“天下三大行书”。这一名作书于唐乾元元年(758年),在满纸云烟的背后,是颜氏一族满门忠烈、为国赴死的慷慨悲歌。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范阳起兵,河北诸郡县多见势而降。当唐玄宗慨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时候,颜真卿成了直插安禄山后方的一柄利剑。

本为文官出身的平原太守颜真卿与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兄弟二人一个在山东,一个在河北,他们相约起兵,继而聚兵马,杀叛将,牵制安史叛军,阻滞了其西进急攻潼关的步伐。

太行山下,土门关前。气急败坏的安禄山派史思明和蔡希德围困常山,最终城内弹尽粮绝、瓦石俱空,常山陷落。颜杲卿与儿子颜季明,及颜氏子弟30多人义成仁。在寻得亲人的尸骨后,颜真卿将满腹悲愤与痛楚纵笔倾泻而出,终成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

相较于颜真卿早期书迹,如这次考古发现《罗婉顺墓志》的清秀典雅,或是中晚期书作如《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的雄劲浑厚,《祭侄文稿》是迥然不同的。这是他追祭侄儿颜季明的起草文稿,“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笔端跳荡着浩然正气,墨迹映现出耿耿忠魂,在肆意纵横顿挫之间,悲愤的情感与苍劲的笔力相交织,《祭侄文稿》也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罕见的艺术瑰宝。

北宋之后,无论文人俗士,习书大都宗法颜书,颜真卿的浩然之气渐渐被书名掩盖。书如其人,拨开历史的尘埃,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却正如他的人生般波澜壮阔,也是中国美学推崇的精神境界。

200多年后,欧阳修在《新唐书》中慨叹:“呜呼,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其书法更是被苏轼称道:“颜鲁公雄秀杰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同样吟出了“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的诗句。

今年65岁的颜承纪是颜氏后人,作为陕西颜真卿书法艺术研究院的院长,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颜体书法艺术的推广。他说,从儿时开始执笔写字,父母就给他讲颜真卿因为家贫,以泥水为墨、墙壁为纸苦练书法的故事。而长辈们更是时常提醒,颜氏家族要以读书为善传家,并坚守正直忠诚的品格。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赓哲说:“颜真卿是在德艺修身、谨守正道的门风礼法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他刚直忠贞的品格与颜氏家风密不可分,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同样需要这种精神的传承。”

后来,国家允许有自留地,以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一下子唤起了母亲向往美好生活的劲头。母亲针线活计比较笨拙,庄稼活却是个“好把式”。她和父亲白天给生产队干活,余余经营自留地,队里工分挣得多,自留地里庄稼也长势喜人,一口大瓮、一口小瓮和一个小孩瓦罐。粮瓮虽不多,困难年代瓮里却空空如也,一敲当当响。那些年,母亲总是发愁粮瓮何年何月才能盛满粮食。

当老人的谁不愿让孩子们过上殷实的日子。后来,家里出了事,小院的平静被打破,两口大瓮也被老人抬走了。以至后来,每次队里分粮,母亲就指着仓库里的两口瓮反复念叨,那是咱家的,是你姥姥给的。说来也怪,从此我家再也没有为盛粮发愁过。家里姊妹多,只有父亲一人挣工分,口粮常常被扣,哪有粮食能储存。记得一次家中快要断顿,母亲领着我和大妹妹,怀里抱着二妹妹,乞求分点粮食来糊口……每当忆起那痛心的一幕,泪水犹如泉涌,生活的艰辛和磨难成了日后我努力学习与工作的动力。

时针很快转到了1976年,队里夏粮秋粮获得丰收,我家分的粮食估计有1000多斤,人均虽不多,毕竟能吃上饱饭了。也是从那年始,连续三年丰收,全家人把前所未有的兴奋化成一个急迫的念头,赶快买瓮制瓮。那年头村里掀起了抹制水泥瓮的热潮,这种瓮虽不结实可花钱少,我家便先找人抹了五口大瓮,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家产。也是从那年起,我家隔三岔五能吃上白面条,过年还能蒸上两三锅馒头,我们姊妹七个别提有多高兴了,天天盼着过年。

1979年的冬天格外冷,人们的念头却热涌涌。在村民半信半疑的议论中,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春风一路吹到了淮河岸边,吹进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吹到庄稼人的炕头上。第二年承包到户变成现实,农民蕴藏的生产积极性一夜之间得以爆发。我家因为人多,分了12亩地,母亲带领一家老小披星戴月,辛勤耕作,打的粮食仓库里实在盛不下,干脆放到了屋子里炕上、地上,家里简直成了粮食的世界,一家人都看傻眼了。

1984年,我家有史以来全年吃上暄腾腾、香喷喷的大馒头,一举告别了吃窝窝、红薯干的艰苦生活。母亲满含深情地说,旧社会连大户人家也没有今天的好日子。那几年,一股股风潮热热闹闹翻了小村,每至夏日傍晚,拉瓮的车子一到街上,就被乡亲们围得水泄不通。东家两个、西家三个,不大一会儿工夫,三四车瓮卖得一干二净。几年间我家粮瓮达到了20多口,仓库里一圈光溜溜的大瓮,就像威武的罗汉那么壮观。生活的欢乐、日子的香甜,原先仓库里我家那两口大瓮,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1999年,村里又重新调整了责任田,家中人少了,地也少了,打的粮食自然也就少了,可日子却像开花的芝麻节节高。屋里的那么多的闲置成了家中的累赘、碍事的东西,父亲和弟弟索性将多余的瓮丢到房前空地上,一任风吹雨打。不知是我生性多愁善感,还是瓮的命运牵着太多情感,每次回家看着、摸着伴我二三十年的粮瓮,心里总不是滋味。感情的潮水催促着我写下这段文字,来珍藏内心深处的记。

# 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三位大师的互“补”往事

本报记者陶冶、实习生黄震炎

近日,中国近现代影响力最大的三位美术大师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的47幅真迹作品在徐悲鸿(重庆)美术馆展出。

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三位大师在中国画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三个人在同一个时代出现、相遇,本是一场盛事,可他们动如参商,只留下短暂的交集。譬如齐白石跟张大千这两位大师之间究竟有过什么故事,通过流传的一些零零散散的碎片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只有他们合作过的几幅画,留给人们不尽的遐想。

历经了半个世纪,如今三位大师的作品迎来首次联展。在展览中,不仅有他们的个人作品,还可以看到几幅大师们合作而成的画:《蜀葵蛙》《蜀葵虾》《斗鸡》。

这些画的背后藏着大师们的友谊往事。

1928年,徐悲鸿刚认识齐白石。那年徐悲鸿30多岁,齐白石60多岁,两人差32岁,一个正当而立,一个已经算老人。

徐悲鸿虽然年轻,但他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已经做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而齐白石一把年纪,没有受过系统教育,有些名气,但非议也不少,前一年才破格在艺术学院做了老师,教中国画。

这两位无论是年龄、名气、职位各方面对比,差异都不是一般的大。两个人对中国画的理解、追求和探索方向也存在极大差异。正常来说,这样的两个人是玩不到一起的。

但让人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偏偏一见如故。他们聊老本行,聊画画,聊篆刻,聊诗文,越聊越